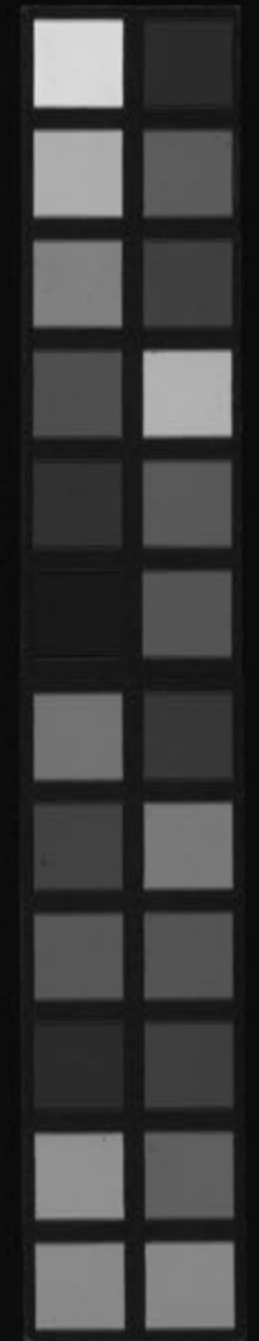




123.65
Sh-Z
5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F
シ-64



123.65
S

No. 137



富士川支庫

55
59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十三 昭五年 盡六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曾朝節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蕭良有等奉

勅重校刊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始立中軍 音捨

楚同

楚殺其大夫屈申 書其名罪之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城陽平曰縣西南有

皇曆二十年刊

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牟亡侯反

幕亡博反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粉泉粉泉魯地○粉扶

秦伯卒無傳不書其名未同盟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甲公室也罷中軍季孫

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疏

舍中軍甲公室也○正義曰襄十年初作三軍十一
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
已足用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滅已
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於公公室彌益用矣是舍

中軍者三家所以果弱公室也作中軍甲公室之漸
舍中軍甲公室之極初作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中軍
者初云作者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總
皆渾破各毀其乘足成三軍故云作三軍此則唯舍
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其上下二軍依舊不動故唯
云舍中軍也劉炫云四分公室制法別耳還作三軍
不得言舍中軍○罷中至軍名○正義曰魯之軍
名傳無其號晉作三軍為上中下則魯之二軍亦當
然也其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為四分哀十一年
齊師伐魯傳稱孟子孺泄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冉求
季氏宰也又言叔孫武叔退而蒐乘毀中軍于施氏
更無別稱知自以叔孫為軍名也
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一家會諸大夫發
毀置之計又取其命名○臧子疏取其命名○正
郎反義曰取其命名者
季孫實欲自厚論諸大夫議論似若已之不與取其
命善廉潔之名也劉炫以為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

諸臧氏取其命名也其一家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
謂叔孟其謂施臧二氏也
各有其一註二家各有一軍家屬
季氏盡征之註無

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註以父兄歸公孟氏取

其半焉註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復扶疏初作至半

日將述其舍創本其初初作中軍謂襄十一年也二
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民皆分屬二家就中減以與公
命公自稅取也季氏盡征之不減入於公命盡屬於
已也叔孫氏臣其子弟明其更有父兄以一家之內
有此四品叔孫氏則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
已總率所屬之人悉皆如此若總計父兄之數不足
以子弟添父兄若子弟不足以父兄添子弟大率半
屬於已以父兄歸公者尊公室也孟氏則於子弟之
中而取其半於一家之內或取其子或取其弟大率
而言三分歸公一分入已也或以為其軍分為四分

假以父兄子弟四分註之若以假託為言何得云若
子若弟直云叔孫氏兩分歸公兩分入已孟氏三分
歸公一分入已於文簡略其事易知何須以父兄子
弟虛為假託故知不然也魯之三卿季疆孟弱縱使
如此差之季氏猶應以一分歸公言盡征之者季氏專恣也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

室季氏擇二註簡擇取二分○二分扶運疏及其至

正義曰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於二孫獨取其
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
見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註國人盡屬二家
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洩告於殯註告叔孫

之極○殯必刃反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
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

衢註皆在襄十一年○闕音宏詛側受其書而投之

投擲也○擲直亦反帥士而哭之註痛叔孫之見誣叔

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

註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疏不以至正

叔孫餓死而帶言葬鮮知不得以壽終者名之為鮮

言年命鮮少也叔仲帶得以此言告季孫則季孫知

豎牛餓殺叔孫矣而不討者季孫利其禍而已得專

故舍之而不討也杜洩云卿喪自朝知西門非正門

季孫命杜洩註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

也註從生存朝觀之正路疏從生至正路○正義

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積餘君之股肱必過於

朝重之也案檀弓云君為大夫則葬於宮及出於

引之三步則止如是三君退是君當就家視之無造

君朝之禮且杜洩不欲從西門所競道路耳假令自

朝而去猶得更從西門不須言自朝也故杜以自朝

為從生存朝觀之正路蓋以西門幽辟故欲從正路

而出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註遷易也羣臣

懼死不敢自也註自從也既葬而行註善杜洩能辟

禍仲至自齊註聞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

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

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太庫之庭註攻仲壬也魯城

內有太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疏與音預大庫至

虛起居反疏之庭○

正義曰十八年傳梓慎登太庭氏之庫是魯城內有

太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謂之太庭氏之庫此言太

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謂之太庭氏之庫此言太

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謂之太庭氏之庫此言太

庫明是彼也此言之庭庭是堂前地名仲壬司宮射
在此庫之庭前豎牛就攻之此庭非太庭也

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

孫氏邑○射食亦反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

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亂○使亂大從如字服

也○疏使亂大從○正義曰杜云使從於亂服虔云使亂大和順之道殺適立庶又披

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

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適丁歷反本又作

反見賢○疏披析至見罪○正義曰昭子若知豎牛

遍反○疏餓殺其父則當顯加誅戮不應直以殺適

立庶為大罪也若昭子知雖不殺則昭子有大罪矣

仲尼不宜善其不以立已為效○是昭子不知豎

牛餓殺其父但言見罪○仲尼又據其見言而善之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

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

反○悉代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

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已為功勞據其

所言善之時魯人不宜餓死語昭子○語魚周任有

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

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

○任音壬行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

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三三三○離下坤上明夷○

坤

若門之謙三三三 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為謙○

古恨 疏 遇明夷之謙○正義曰離下坤上為明夷離

反 疏 為日坤為地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夷者傷也

日在地中光不外發則為明傷也艮下坤上為謙以

艮為山象曰地中有山謙以高下下謙虛之義以

示卜楚丘 楚丘卜人姓名曰是將行 行出奔而

歸為子祀 奉祭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

明夷日也 離為明夷傷也日明傷餒奴罪日之

數十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

為公其三為卿 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且為卿鷄

鳴為王夜半為阜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哺

時為僕日昃為臺隅中日出不在第尊王公曠其

位 阜才早反與音餘僚力彫反 楚丘至餒死

○脯布兵反昃由結反隅遇俱反 正義曰此先明

言卦意有此四事也是者是此子也將出奔而歸為

國卿奉子叔孫之祭祀也并以讒人入而其名曰牛

然此子終以餓死也牛在國生云以入者去時未有

來而有之以讒人入其家非從外國入既已略論此

意乃復具釋爻辭云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

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此三辭之間無為祀之意

但卦名明夷故先推卦名求為祀之義也先行後歸

始得為祀然後推演爻辭得其行去之象又論不食

讒言之事爻辭之內亦無名牛故別於離卦以求牛

名推演爻辭之內亦無名牛故別於離卦以求牛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卷四十三

六

乏也。哺謂食也。哺時謂日西食時也。日跌謂蹉跌而
下也。隅謂東南隅也。過隅未中故為隅中也。若據時
之先後則從且至食乃至於中宜以左旋為次。今傳
以配十位從中而右旋者以入之道高以下為基貴
以賤為本欲從賤而漸至於貴也。若從中
左旋則位乃漸退非進長之義故右旋也。日上其中
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為二。公位。且日為三。
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且乎。融朗也。離
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謙道卑退故曰明
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且乎。○正義曰明而
未融則融是大明故為朗也。釋言云明明朗也。樊光云
詩云高朗命終日月光明是朗為大明也。據卦離下
坤上日在地中之象又爻變為謙謙是卑退之意日
未出而又卑故曰明而未融。日明而未融故曰其當且

也。若於易之明夷據日入之後故明夷象云初登于
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此傳明夷據日未出
前者以日未出與日已入皆日在
地下其明不見故各取象為義。故曰為子祀。莊
叔卿也。上豹為卿故知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
夷于飛。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日光不足故當鳥
鳥飛行故曰于飛。○正義曰說卦
卦為日為鳥日為高明鳥為微細今日之謙退
不得高明下當微細是日光不足故當鳥也。明之
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為未融於鳥為垂翼。象日
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
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應應
對之應

尚書二十年刊
卷之九百五十三

謙下如字又遊疏位初三五奇數為陽位也二四上
 嫁反難乃且反疏位初三五奇數為陽位也二四上
 耦數為陰位也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位相值為相
 應陽之所求者陰陰之所求者陽陽陰相值為有應
 陰還值陰陽還值陽為無應明夷初九陽爻在奇是
 得位也所應在四四為陰爻是有應也居得位而物
 應之是君子象也初九在明傷之世有太難也當三
 居謙下之位宜卑退也以此知將辟難而行也當三
在且故曰三日不食註且位在二又非食時故曰三
 日不食疏且位至不食○正義曰位當二而時在
 無可食故曰**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註
 三日不食也疏離良合體故○敗必邁反疏良為言疏良
 為言○正義曰說卦云敗言為讒為離所焚故言
 成言乎良故良為言也註

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註離變為艮故
 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
 言○攸音由**純離為牛**註易離上離畜牝牛吉故言
 純離為牛○牝類忍反疏易離至為牛○正義曰
 離也易離卦云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為牛明夷初九
 無此牛象但明夷初卦下體是離故傳於純離之卦
 求牛也世亂讒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離焚山
 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
 豎牛非牝牛故不吉

謙不足飛不翔註謙道冲退故
 飛不遠翔不垂不峻翼不廣註峻高也翼垂下故不能
 垂不峻翼不廣註

廣遠故曰其為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去疏謙

至後乎正義曰其父辭唯云君子于其行無遠之義故復推此父於鳥為飛不翔翼不大知其不能遠去行必當歸故曰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早日正卿其為子後乎之世莊叔父子世為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

而致之楚子以屈伸為貳於兵乃殺之造生貳

以屈生為莫敖生屈建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

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汜菟氏皆鄭地過古禾反勞力報反後皆

同汜徐扶嚴反菟大胡反晉侯送女于

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傳言楚強諸侯

畏敬其使相息亮反疏傳言至其使正義曰

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餼

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惟芻未如彼禮文唯當餼之

而已今鄭伯親勞是鄭畏楚也桓二年傳例云凡公

女嫁于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天子則諸侯皆行

尚公不自送皆禮父母送女不下堂今晉侯親送女

至邢丘是敬楚也此兼顧上文故云諸侯畏敬其使

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于贈賄

往有郊勞去有贈賄賄呼疏往有至贈賄正義曰聘禮賓至

于近郊君使解朝服用束帛勞及聘事皆畢乃去賓

遂行舍于郊公使解贈如覲幣聘既如此朝亦當然

其朝據大行人上公二勞主國使下大夫勞王畿卿

勞于遠郊主君自勞于近郊其去贈賄無文聘尚有

賄明朝亦然但禮文不具耳其文據公去無失禮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三

揖讓之禮

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

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

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

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註 在大夫

音汝焉不能取也註 羈莊公卒有子家羈弗能用也

孫懿伯也註 謂伐莒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註 謂莒

取鄆註 奸音干利人之難註 謂往年莒亂而取鄆

乃且反下不知其私註 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

食於他註 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民食於

義曰言公如民然求食於他也其時四分公室民思

皆屬三家稅以貢公公仰給食自無食也

莫在公不圖其終註 無為公謀終始者思息吏反

一音如字註 思莫至其終正義曰羣臣思慮無在

為手偽及公者不為公圖謀其終言其終必禍敗

無為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

乎在註 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註 言以

習儀為急註 亟紀力反急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

謂叔侯於是乎知禮註 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

諷註 諷芳鳳反本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

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註 河南成臯縣東有太索

城○介音界大叔 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

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秦

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

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焉於從而不失儀從

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

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道音導度之以二國

度音楚之勢而行之○度待洛疏奉吾至二國○

禮享用幣帛致國之所有送女雖則弗聘亦以幣帛
通意故云奉吾幣帛慎吾威儀也信當守而無失故
云守之以信也禮當勉力復行故云行之以禮也禮
無不敬故以敬為始也始敬則終亦敬終恐其情放

云思終也思終亦思始終始無有不可復行之事行

必得禮使皆可復行也曲從則失儀從而不失儀不

曲從也過敬則無威敬而不失威不妄敬也聖人教

訓之辭用之以通志故言道之也聘使舊故之法奉

承以致命故言奉之也用先王之禮以成其交好故

言考之也量一國形勢以傳通時事故言度之也皆

為文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

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

若吾以韓起為闞別足使守門○仇音求闞音昏

疏門別足使守門○正義曰周禮掌戮云墨者使守

守積則守門者當以墨也知不以韓起為墨者楚子

意在厚晉必將加之重罪墨是刑之輕者知其必非

墨也且欲以叔向為宮刑明起刑亦次官也莊十九

年傳稱鬻拳自刑楚人以為太閻知此亦是刑也欲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卷四十二

七

以叔向為司宮為奄官之長則韓起為闈亦欲以羊
令為門官之長刑若鬻奉故以鬻奉之刑解之
舌舛為司宮加官刑○舛許足以辱晉吾亦得志
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
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
求恥入朝聘有珪珪以為信○正義曰周禮典瑞云公
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
朝觀采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朝有珪也
又曰琢圭璋璧琮以觀聘是聘有珪也聘用圭璧其
飾雖與君同其長降君一等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
圭與纁皆九寸問諸侯朱纁纁八寸問即聘也鄭玄
云九寸上公之圭也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
於聘文互相備鄭云互相備者言諸侯相朝與朝天
子同也遣使聘天子與諸侯同也彼典瑞及聘禮記

聘圭八寸據上公為文耳公之使既隆公二等知侯
伯之使當琢圭六寸子男之使當琢璧四寸考功記
主人云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亦謂上公之
聘也其實子男君臣用璧云朝聘有圭者據公侯伯
言之○圭以為信○正義曰鄭玄典瑞註云人執
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者信也用珪朝聘所以為信
故執享規有璋享饗也規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
臣為君使執璋○規他弔反徐他彫反璋音章享饗
並許丈反鄭服皆以享為獻耳見賢
遍反下同臣為于享規有璋○正義曰鄭氏先儒
偽反使所吏反國以為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
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規見也謂行享禮以
見主國之君也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
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云上公享圭以
馬享璋以皮侯伯子男享璧以帛享琮以錦以
公侯伯於諸侯則享用璧琮子男於大國享君琥以
繡於夫人璜以黼此云享規有璋者據上公享后言

商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三

乏所以特舉享后者舉璋與圭相對其質享禮圭與璧琮琥璜皆有今檢杜註意義則不然謂圭國設酒食以饗賓賓則執璋以行禮故云享規有璋註云享饗也破享獻之享為饗食之饗杜必然者以此傳下云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皆論饗禮及饗宴之事故破享為饗即太行人三饗三食三宴之類是也但饗禮既亡執璋尚書太保秉璋以臣為君使執璋則詩云奉璋峨峨尚書太保秉璋以酢之類

小有述職 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述職述是也

之功 疏 諸侯至述職○正義曰孟子云天子適諸職也 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其意言諸侯職在治國家事天子以時入朝述循其所職也天子職在立諸侯撫下民以時巡狩 大有巡功 天子巡守曰巡功○巡省視其功勞也

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言務行禮巡守手又反

○機音几 設機至不飲○正義曰朝聘之禮有設機於筵反 機進爵之時朝禮雖亡而聘禮有其略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事日幾也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也酒清大渴而不飲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是言 宴有好貨 宴務在行禮不敢倚機不敢飲酒也

飲以貨為好 衣服車馬在客所無○好呼報反 疏 宴飲至所無○正義曰謂主國宴賓以貨財為恩好謂衣服車馬在客所無者與之也明年晉享季武子重其好貨僂二十九年介葛盧來禮之加宴好詩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

殮有陪鼎 熟食為殮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是也

股勤 殮音孫陪薄 疏 熟食至股勤○正義曰聘禮回反徐扶杯反 禮賓始入館華夫朝服設殮 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二鄭玄云食不備禮曰殮飪熟也其鼎實如饗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

日蓋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是殮有陪鼎鄭以殮禮小
饗餼禮犬故云食不備禮曰殮言饗餼備而殮不備
也杜以餼生而殮熟故云熟食為殮聘禮又云君使
卿享并歸饗餼五牢餼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
當內廉鄭云云陪鼎三牲體脚腫臍也陪之庶羞加
也服虔云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周禮掌客云凡諸
侯之禮上公殮五牢饗餼九牢侯伯殮四牢饗餼七
牢子男殮三牢饗餼五牢是朝聘皆有殮也案聘禮
饗餼五牢於賓館餼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牛鼎
羊鼎豕鼎一魚鼎一腊鼎一腸胃鼎一膚鼎
鮮魚鼎一鮮腊鼎一凡九鼎從北向南而陳又有陪
鼎三其一曰脚鼎牛臍也在牛鼎之西其二曰腫鼎
羊臍也在羊鼎之西其三曰臍鼎豕臍也在豕鼎之
西其陪所設當西階之內廉脰二牢陳于東階之前
南陳牢別七鼎無鮮魚鮮腊也并上餼一牢所謂死
牢三又餼二牢陳于門內之西是卿之饗餼五牢案
鄭註掌客其子男饗餼五牢與卿同其腥鼎加鮮魚
鮮腊牢別有九也其陳設如卿之禮侯伯饗餼七牢

春秋左傳卷之三

死牢四餼七牢在西脰三牢在東餼三牢在門西其
陳設如子男之禮上公饗餼九牢死五牢餼一牢在
西脰四牢在東餼四牢陳于門西其陳皆如侯伯之
禮也太行人註云爵卿也則殮三牢饗餼五牢爵太
夫也則殮太
牢饗餼三牢入有郊勞註賓至逆勞之於郊出有贈
賄註去則贈之以貨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
也則禍亂興註失朝聘宴好之道城濮之役註在僖
二十八年○濮音卜晉無楚備以敗於邲註在宣十二年
言兵禍始於城濮○邲皮必反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
邲註在成十六年○邲於晚反疏以敗於邲○正義曰以
爾始於邲而不自邲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以禮重
註者從可知也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三

之以睦君臣和也

君臣和也

重直

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

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

音因誰其重此

言怨重

若有其人恥之可也

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

音因誰其重此

言怨重

若其未有君亦圖

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

音因誰其重此

言怨重

若其未有君亦圖

血隕反又其

音因誰其重此

言怨重

若其未有君亦圖

鄭反註同

音因誰其重此

言怨重

若其未有君亦圖

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

音因誰其重此

言怨重

若其未有君亦圖

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具魏舒范鞅知盈

音因誰其重此

言怨重

若其未有君亦圖

韓起之下皆二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

音因誰其重此

言怨重

若其未有君亦圖

于○行戶郎反鞅於丈

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

女齊梁丙張骼輔燮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

音因誰其重此

言怨重

若其未有君亦圖

凡人○趨他歷反骼古百反或音各燮力狄反又

音因誰其重此

言怨重

若其未有君亦圖

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

音因誰其重此

言怨重

若其未有君亦圖

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

音因誰其重此

言怨重

若其未有君亦圖

及下註同

音因誰其重此

言怨重

若其未有君亦圖

襄邢帶

音因誰其重此

言怨重

若其未有君亦圖

子○

音因誰其重此

言怨重

若其未有君亦圖

叔食叔椒皆連叔為文羽又稱子事似兄弟故云皆

音因誰其重此

言怨重

若其未有君亦圖

韓起庶子劉炫以為叔禽等亦是韓起之族既無明

音因誰其重此

言怨重

若其未有君亦圖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三

七

證而妄規，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

百乘也。韓賦七邑，韓襄起之。凡子箕襄刑帶二人，韓氏族韓須叔俞叔椒子羽四人皆韓起子。

凡七人，人一邑乘。羊舌四族皆疆家也。四族銅鞮

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鞮丁疏：四族至

義曰家語孔子曰銅鞮伯華不死天下其定矣其人

名亦字伯華食邑於銅鞮叔魚名鮒見於十二年傳

叔虎見於襄二十一年傳於時虎已死今得數叔虎

者雖身死其族猶在故傳不言羊舌四人而云四族

明指其族也據傳文叔向兄弟四人有人叔虎案世本

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即是虎也故服氏數伯華

叔向叔魚季夙劉炫以為叔虎於晉人若喪韓起楊

時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非也。晉人若喪韓起楊

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

○喪息浪及楊肸叔向本羊舌輔韓須楊石。石叔

氏食米於楊故又號楊肸也。音嗣。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年舌氏

向子食我也。音嗣。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年舌氏

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一縣故但言疆

家。疏：韓氏至疆家。正義曰杜以家縣為一故稱

大數也。羊舌四族有十縣則又大。多故以為四家

共一縣也。劉炫以為韓須是起之門子不別更稱家

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羊舌四族故為十家

也。今知不然者以傳歷序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

命而使即云箕襄以下皆大家故知韓須在其內也

又韓賦七邑則韓須有邑既有其邑自然稱家。哀二

年傳曰上大夫受縣論語云百乘之家家即縣也。劉

以為韓須不得為家家不得稱縣以為韓氏六家羊

舌四家為十家。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

而規杜氏非也。長轂戎車也縣百乘。

古木長轂○正義曰考工記車人云兵車乘車輪
反崇六尺六寸田車輪崇六尺三寸兵車轂長
三尺三寸又云太車
半柯長尺半是短也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註遺
守國者尚有四千乘○遺唯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

伯華謀之註作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師之註伯中
行吳其茂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註失婚姻之親實

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
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註謝遠

啓疆註何不可之有○正義曰啓疆發首言可此云
何不可之有知厚為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
是大不識文勢

知而不能

註言叔向之多知○教五報反叔向以其
所不知絕句多知如字

一音註王欲至不能○正義曰王欲調叔向以爲
智之所為叔向悉解故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
杜云叔向之多知

圍鄭地名註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故○
賢通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註自為逆也○娶
反為子

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
民之主也註謂授子產政○驟仕
救反夏莒牟夷以牟

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註
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莒人愬于晉註愬
怨也

車夷○想悉 晉侯欲止○路反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

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

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閒暇也

○誘音酉惰徒臥反 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

來討○討受車夷 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

陳也○嫌君臣異故重發例 陳直觀反○冬十月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

遺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會楚子○射食

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

聞吳師出遠啓疆帥師從之○從吳師也

遠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盧江舒縣有鵠尾渚

楚子以駟至於羅汭○駟傳也羅水名

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蹇居衛

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

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

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

之○言命龜如此 龜兆告

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忌

休解也。○好呼報反。使所吏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

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馮皮水反。徐虐執使

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

先器備。羸力危。疏。今君至釁鼓。正義曰。言今君

虐執云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

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

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

卜。言常卜。易以鼓反豈為難易有備。正義曰。正義

則吳易有防備也。且吳社稷是卜。正義曰。恐楚

王言女既云言何故。今欲殺故言此以塞之。國

之守龜。○正義曰。又恐王言龜既言守而一臧一否

使人被殺則龜不信。故又言此以塞之。臧一否

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

其效乃在邲。否悲矣。反。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

言兵有報楚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

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

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萊音來。吳不可入。有備

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也。爾雅者皆官喚

反註同坻。是行也。具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

楚子懼。具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雲婁。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三

禮也

善有備。○雩音于徐况于反如淳同韋昭音虛夷力侯反徐力俱反如淳音樓

○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秦晉盟景公卒故也終

五稔之言。○五稔而甚反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再同盟

益姑以襄二十四年即位二十五年盟于重丘魯杞俱在二十九年又杞子來盟是再同盟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

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

罪之。○華戶化反比合比至罪之。○正義曰寺人如字又毗志反。疏。柳有寵太子佐惡之。合比

不遠道也。以比而自取奔亡故書名以罪之。

秋九月大雩

楚遠罷帥師伐吳音皮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

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大夫如秦

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疏。合先

正義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二十

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未夫用卿共喪事夫人之喪士用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會三以示奉使非卿不書於經此皆丘明之微文也 ○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 ○鑄之刑書

於鼎正義曰傳直言鑄刑書知鑄之於鼎者二十九年傳云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彼是鑄之於鼎知此亦是鼎也 叔向使詒子產書詒遺也詒以之反 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遺唯季反 子產以為已法度待洛 今則已矣已止也 昔先

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

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皆同爭爭聞之

爭註及疏臨事至爭端正義曰尚書伊訓云先王侯訓夏贖刑作呂刑之篇其經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劓刑之屬五百劓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據此二文雖王者相變條數不同皆是豫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不可恕聽其時事議其重輕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法之所以不可豫定者於小罪之間或情有太惡盡皆致之極刑則本非應重之罪悉令從其輕比又不足以致之極刑則本非應重之罪悉令從其輕比次辟則枉害良善輕致其罰則脫漏重辜以此之故不得不臨時議之準狀加罪今鄭鑄之於鼎以章示

下民亦既示之民，即為定法。民有所犯，依法而斷。設命情有可恕，不敢曲法以矜之。罪實難原，不得違制以人之法。既豫定，民皆先知。於是倚公法以展私情，附輕刑而犯大惡，是無所忌而起爭端也。漢魏以來，班律於民，懼其如此制，為比例入罪者，舉輕以明重，出罪者，舉重以明輕。因小事而別有大罪者，則云所為重，以重論皆不可。猶不可禁，德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可一定故也。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閑之至其淫。○正義曰：義衛也。閑之，以義曰衛之，使合於禮。宜閑謂防，齊正在下。糾謂舉治也。糾之，以政舉治之，使從於齊。正也。禮當勉力履行，故行之以禮也。信當守而勿失，故守之以信也。仁，心所以養物，故奉之以仁也。位以

序德，祿以酬勤。有德能勤，則居官食祿，制為祿位以勸其從。順教令也。其有犯罪，則制之刑罰，故嚴斷刑罰，以威其驕。淫，放佚也。嚴斷言其不放舍也。對又則加罪為刑，收贖為罰。散則刑罰通也。閑之，以下皆言在上位者行。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聳，息勇反。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以和，說以使民。○說，行下孟反。臨之以敬，蒞之以疆。施之於事為。蒞，音悅。斷之以剛，義斷恩。○懼其至以剛。○又音類。斷，正義曰：此上言行事，此又言用心。雖行上事，懼其未從，教也。故復勞心以撫之。於文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謂如其已心也。事親事君，遠及諸物，宜恕以待之，不得虛詐。忠是萬事之本，故陳忠恕之事，以訓誨之。行善得善，行惡得惡，舉善惡之行，以恐懼之時之所急。民或不知，故教示之。以當時之務，居上位者失於以威迫人，故使

可為矣註 為治也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

作湯刑註 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

○夏戶疏 在位多非賢哲察獄或失其實斷罪不得其

雅反疏 創業聖王當時所斷之獄因其故事制為定法亦如

鄭鼎所鑄舊施行言不能臨時議事以制刑罪也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註 周

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疏 周之至九刑○正義

武周公之制不以聖王名刑而謂之 三辟之興皆叔

世也註 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疏 言刑至之世

謂禹刑湯刑九刑也辟罪也二者者斷罪之書故為刑

書皆是叔世所為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議事制

罪叔世不復能然採取上世決事之比作書以為後

法其事是始盛之世作書於衰亂之時服虔云政衰

為叔世叔世踰於季 今五子相鄭國作封洫註 在襄

世季世不能作辟也 立謗政註 作丘賦在四年○謗

三十年○相息亮反 洫况咸反 布浪

反制參辟鑄刑書註 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參

反一疏 制參至末法○正義曰制參辟鑄刑書是

昔三疏 一事也為其文是制參辟勤於鼎是鑄刑書

也三代之辟皆取前世故事制以為法子產亦取上

世故事故謂之制參辟言其所用三代之末法非謂

子產所作還寫三代之書也子產蓋亦 將以靖民不

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註 詩頌言

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

疏 詩曰至四方。○正義曰周頌我將之篇祀文王之樂歌也。杜言文王以德為儀式刑法也。則儀式刑三者皆為法也。言以德為儀式法者，是文王之德也。由其以德為法，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也。服虔云儀式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謀安四方，此解於文便於杜也。又曰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詩太雅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孚信也。又曰至作孚。○正義曰太雅文王之篇也。服虔云儀式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為萬國所信也。亦便於杜。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民知至於書。○正義曰端謂本也。今鑄鼎示民，則民知爭罪之本在於刑書矣。制禮以為民，則作書以防民罪。違禮之愆非刑書所禁，故民將棄禮而取徵驗於書也。刑

書無違禮之罪，民必棄禮而不用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之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終子至敗乎。○正義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為當吏不及古，民僞於昔，為是聖人作法不能經遠。古今之政何以異乎。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則奕世相承，大夫亦子孫不絕。皆知國為我土，眾實我民，自有受蒼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議罪，不須豫以告民。自令常懷怖懼，故仲尼叔向所以譏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為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懦弱則為殿，負疆猛則為稱職。且疆域闊遠，戶口滋多，大郡竟餘千里，上縣數以萬計。豪橫者陵陷邦邑，

信孚信也。又曰至作孚。○正義曰太雅文王之篇也。服虔云儀式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為萬國所信也。亦便於杜。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民知至於書。○正義曰端謂本也。今鑄鼎示民，則民知爭罪之本在於刑書矣。制禮以為民，則作書以防民罪。違禮之愆非刑書所禁，故民將棄禮而取徵驗於書也。刑

書無違禮之罪，民必棄禮而不用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之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終子至敗乎。○正義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為當吏不及古，民僞於昔，為是聖人作法不能經遠。古今之政何以異乎。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則奕世相承，大夫亦子孫不絕。皆知國為我土，眾實我民，自有受蒼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議罪，不須豫以告民。自令常懷怖懼，故仲尼叔向所以譏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為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懦弱則為殿，負疆猛則為稱職。且疆域闊遠，戶口滋多，大郡竟餘千里，上縣數以萬計。豪橫者陵陷邦邑，

信孚信也。又曰至作孚。○正義曰太雅文王之篇也。服虔云儀式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為萬國所信也。亦便於杜。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民知至於書。○正義曰端謂本也。今鑄鼎示民，則民知爭罪之本在於刑書矣。制禮以為民，則作書以防民罪。違禮之愆非刑書所禁，故民將棄禮而取徵驗於書也。刑

書無違禮之罪，民必棄禮而不用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之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終子至敗乎。○正義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為當吏不及古，民僞於昔，為是聖人作法不能經遠。古今之政何以異乎。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則奕世相承，大夫亦子孫不絕。皆知國為我土，眾實我民，自有受蒼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議罪，不須豫以告民。自令常懷怖懼，故仲尼叔向所以譏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為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懦弱則為殿，負疆猛則為稱職。且疆域闊遠，戶口滋多，大郡竟餘千里，上縣數以萬計。豪橫者陵陷邦邑，

信孚信也。又曰至作孚。○正義曰太雅文王之篇也。服虔云儀式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為萬國所信也。亦便於杜。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民知至於書。○正義曰端謂本也。今鑄鼎示民，則民知爭罪之本在於刑書矣。制禮以為民，則作書以防民罪。違禮之愆非刑書所禁，故民將棄禮而取徵驗於書也。刑

書無違禮之罪，民必棄禮而不用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之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終子至敗乎。○正義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為當吏不及古，民僞於昔，為是聖人作法不能經遠。古今之政何以異乎。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則奕世相承，大夫亦子孫不絕。皆知國為我土，眾實我民，自有受蒼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議罪，不須豫以告民。自令常懷怖懼，故仲尼叔向所以譏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為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懦弱則為殿，負疆猛則為稱職。且疆域闊遠，戶口滋多，大郡竟餘千里，上縣數以萬計。豪橫者陵陷邦邑，

信孚信也。又曰至作孚。○正義曰太雅文王之篇也。服虔云儀式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為萬國所信也。亦便於杜。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民知至於書。○正義曰端謂本也。今鑄鼎示民，則民知爭罪之本在於刑書矣。制禮以為民，則作書以防民罪。違禮之愆非刑書所禁，故民將棄禮而取徵驗於書也。刑

書無違禮之罪，民必棄禮而不用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之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終子至敗乎。○正義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為當吏不及古，民僞於昔，為是聖人作法不能經遠。古今之政何以異乎。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則奕世相承，大夫亦子孫不絕。皆知國為我土，眾實我民，自有受蒼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議罪，不須豫以告民。自令常懷怖懼，故仲尼叔向所以譏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為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懦弱則為殿，負疆猛則為稱職。且疆域闊遠，戶口滋多，大郡竟餘千里，上縣數以萬計。豪橫者陵陷邦邑，

信孚信也。又曰至作孚。○正義曰太雅文王之篇也。服虔云儀式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為萬國所信也。亦便於杜。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民知至於書。○正義曰端謂本也。今鑄鼎示民，則民知爭罪之本在於刑書矣。制禮以為民，則作書以防民罪。違禮之愆非刑書所禁，故民將棄禮而取徵驗於書也。刑

書無違禮之罪，民必棄禮而不用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之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終子至敗乎。○正義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為當吏不及古，民僞於昔，為是聖人作法不能經遠。古今之政何以異乎。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則奕世相承，大夫亦子孫不絕。皆知國為我土，眾實我民，自有受蒼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議罪，不須豫以告民。自令常懷怖懼，故仲尼叔向所以譏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為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懦弱則為殿，負疆猛則為稱職。且疆域闊遠，戶口滋多，大郡竟餘千里，上縣數以萬計。豪橫者陵陷邦邑，

信孚信也。又曰至作孚。○正義曰太雅文王之篇也。服虔云儀式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為萬國所信也。亦便於杜。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民知至於書。○正義曰端謂本也。今鑄鼎示民，則民知爭罪之本在於刑書矣。制禮以為民，則作書以防民罪。違禮之愆非刑書所禁，故民將棄禮而取徵驗於書也。刑

書無違禮之罪，民必棄禮而不用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之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終子至敗乎。○正義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為當吏不及古，民僞於昔，為是聖人作法不能經遠。古今之政何以異乎。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則奕世相承，大夫亦子孫不絕。皆知國為我土，眾實我民，自有受蒼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議罪，不須豫以告民。自令常懷怖懼，故仲尼叔向所以譏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為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懦弱則為殿，負疆猛則為稱職。且疆域闊遠，戶口滋多，大郡竟餘千里，上縣數以萬計。豪橫者陵陷邦邑，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

正義

桀、徒者，雄張閭里，故漢世酷吏尊任，刑誅或乃肆情，
好殺成其不撓之威，違衆用已，以表難測之知。至有
積骸滿筵，流血丹野，邳都被蒼鷹之號，延年受屠伯
之名。若復信其殺伐，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
改意，不得不作法以齊之，宜衆以命之所犯，當條則
斷之，以律疑不能決，則識之上府，故得萬民以祭，天
不可以治，聖人制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於今，今人所
作非能聖也。足以周於用，所觀民設，教遺時制，宜謂
此道也。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
若吾子之言，正義曰：若，如也。誠如吾子之言也。
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戒為惠，
救世也。○正義曰：當時鄭國大夫邑長，益有斷獄，
不平輕重失中，故作此書，以食之，所以救當世。
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周五月昏見火。

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火如
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
相感而致災。○疏：象類至致災。○正義曰：作刑書以
而象之象類也。謂以類相感而致災也。同氣相求，易
文言文也。周禮司燿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
火，民亦如之。鄭玄云：火所以用陶治，民隨國而為之。
是火星未出不得用火，今鄭火未出而用火，以鑄鼎
及火星出則相感以致災，服虔云：鑄鼎藏爭辟，故
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為災在器，故稱藏也。○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
晉侯享之有加邊。邊，豆之數多於常禮。
武子退
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句解

① 祝賜也 得祝不過三獻

周禮大夫三獻 疏 周禮大夫三獻故鄭註掌

夫三獻正義曰周禮卿五獻大夫三獻故鄭註掌客爵卿也饗餼五牢爵大夫也饗餼三牢獻視饗餼之數故言大夫三獻也若依古禮大小國之卿皆五獻大夫三獻故聘禮侯伯之卿出聘饗餼五牢獻同饗餼之數至春秋之時唯太國得從古禮昭元年鄭人享趙孟註云朝聘之制太國之卿五獻其次國以下卿則從大夫之禮故今武子云得祝不過三獻周禮無此文太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各如其命數與命云公侯伯之卿皆三命知其當三獻也大夫卿之總名故註云三獻也

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 疏 今豆 懼以不堪為罪 有加 正義曰上言加籩此言豆也 豆籩豆並加互舉其一也 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驪也 以加禮致驪 對曰寡君猶未敢也 未敢當此加

也 疏 寡君猶未敢 正義曰魯侯爵禮當七獻上文 唯言享有加籩已知於常禮不知幾獻籩豆 未必過一獻也言寡君 猶未敢當此者謙耳 况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祝 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疏 寡 好之貨 宋寺人柳有寵 有寵於平公 寺本又 九反寺 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 欲以求媚 人名 太子 惡鳥 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 詐為盟處 太子 路反 昌慮反 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 亡人華臣 下同 也 襄十七年奔衛 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 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 亥合比

弟欲得合此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日聞之

矣註聞合比欲納華臣○合比毗志反公使代之註代合比

為右師見於左師註左師向戌○見賢通左師曰女

夫也必亡註夫謂華亥○女音汝下并註女喪而宗

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註言人亦不能愛女○喪

息浪反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註詩太雅

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俾必疏詩曰至斯畏○

之篇凡伯刺厲王之詩也言宗子之固維若城也即

謂宗子為城言宗人當固之毋使此城傾壞傾壞則

女獨矣女既獨此女其畏哉註為二十年華亥出奔

必有所畏懼也

傳○六月丙戌鄭災註終士文伯之言○楚公子棄

疾如晉報韓子也註報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

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註不敢當國君

之勞相鄭地○過地臥反又古禾反從才用反或如

遍及下見王註見鄭伯○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註見鄭

伯如見楚王言棄疾共而有禮疏共而有禮○正

共也辭不敢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註私見鄭伯○乘

見是禮也見子皮如土卿註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

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註降殺以兩○殺所

禁

芻牧採樵不入田註不犯田種○芻初俱反樵不樵似逢反下同

樹不采執註執種也疏不樵樹不采執○正義曰不

不采所種之菓果不抽屋不强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

人降註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

○抽救留反強其丈反又其良反句本或作焉音

蓋乞也說文作句遠安說亡人為句黜救律反

不抽屋不强句○正義曰服虔云抽裂也言

不毀裂所舍之屋也句乞也言不就入強乞也舍不為

暴主不恩賓註恩惠也○恩戶往來如是鄭三卿皆

知其將為王也註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韓宣子之

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

叔向曰楚辟我衷註辟邪也衷正也○竟音境下註

及下同衷音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註

忠邪似嗟反詩小雅言上教下效○效戶考從我而已焉用效人

之辟書曰聖作則註逸書則法也○焉於無寧以善

人為則註無寧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

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註傳言叔向知禮○

悅○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

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註遠洩

楚大夫○洩息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

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

○谿苦兮 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 獲宮廐

尹棄疾鬪韋龜之父 子蕩歸罪於遠洩而

殺之歸罪於遠洩不以敗告故不書 冬叔弓如

楚聘且弔敗也弔為吳所敗 且弔敗也正義

告故不書而得弔敗者本自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

弔北燕也告盟主 士句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

句晉大夫相為介得敬逆來者之禮 句古害反本

反註同士鞅於文反今傳本皆作士句相士鞅古本

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介今傳本誤也依王正爲是王元規云古人質言不言之耳何妨爲介也案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句無妨今相范鞅即文伯也然士文伯名古本或有作正者解見前卷襄三疏 士句相士鞅正義曰世族譜以十一年介音界 王正爲雜人諸本及王肅董遇註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爲士句此人不當取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爲之介也 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

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君君賄左右諂

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為明年暨齊平傳

救檢反諛 羊朱反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

昭七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平末天

齊伐燕間無異事

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

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

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

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

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十四

昭七年 盡八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曾朝節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 臣蕭良有等奉

勅重校刊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

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

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

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

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卷第四

三十

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
于號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案經例既燕與
齊平當書燕魯與諸侯平皆言暨下三月公如楚叔
孫婁如齊泣盟公不在國故齊無來者據經言之賈
君為得杜則從許說也故兩載其說意從賈解其所
疑云前年冬齊伐燕文接此春間無異事故不云燕
省文也又此年稱齊暨燕平之月傳所舉經文知此
是燕與齊平也釋例曰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
春而平冬春相接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猶桓
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因書寔來也傳以其不分
明故起見齊燕平之
之月以正之也

三月公如楚春秋中代晉巨業事且燕身食也
叔孫婁如齊泣盟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

舊好○姑救略反徐又疏○公將至舊好○正義
音救好呼報反魯與齊鄰公遠適楚

或來侵伐遣使與之盟尋舊好也案經婁如齊在
公如楚下杜言將適楚者叔孫婁非公命則不得書
經明是公未發時命之公
發後始去杜言將見此意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元年大夫盟于號疏衛侯惡

義曰穀梁傳曰卿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
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親之所名重其所以
來也王父名子也註云不奪人名明臣雖欲改君不
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
于王父王父卒則稱王父之命名之曲禮云卒哭乃
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生者不相稱名衛侯名惡
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諱此事也然則此
君卒哭之後臣當辟其諱曲禮云君子已孤不更名
當舍名而稱字元年大夫盟于號○正義曰號
會不盟而言盟者令尹圍請讀舊書加於牲上雖不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句解

為載書亦以名
告神與盟同也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

齊伐燕燕人

賂之反從求平如晏子言

齊求之也。正義曰傳云齊求之自言其平之意

意下云盟于濡上是其平之事也下言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則是燕先發意而言齊求之者齊若志在伐燕不當在竟父次父次而不行即求之之狀也燕必知其意乃行成耳 癸巳齊侯次于號 號燕竟。號瓜百反竟音境 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

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

敝器瑤璫玉楨之屬

屬。瑤音遙璫鳥送反

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

動可也

皙齊大夫。皙星歷反徐思

二月戊午盟

于濡上

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

濡徐音須說文女于反一音而 又反又而于反鄭音莫本又作莫 正義曰今案高陽無此水也水源皆出於山其出平地皆是山中平地燕趙之界無泉出者未知杜言何所案據 燕人歸燕姬 嫁女與齊侯 賂以瑤璫玉楨學耳不克

而還

瑤玉也楨價物學耳玉爵。學古雅反一音

曰學周曰爵說文 國 瑤玉至玉爵。正義曰孔安 國尚書傳云瑤美石此云瑤璫

玉積與玉別文亦似非玉杜以瑤為王者詩毛傳云
瓊瑤美玉則瑤之為物在玉石之間與玉小別故或
以為石或以為玉瓊是玉之美名詩以瓊瑤為玉故
毛言美玉耳周禮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鬻以齊醢
道鬻實之則鬻是小器當以瓦為之瑤為鬻故為
寶也論語云龜玉毀於楨中是楨為盛物之置也明
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鄭玄云畫
禾稼也斝是爵名文承玉積之下明亦以玉為之言
耳者蓋此器旁有耳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
田註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註游音精析星曆反
也鄭玄云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楹旌之上所謂注
旌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然則干首有羽羽
為旌名遂以旌為旗稱其垂至軫者謂游至軫非羽
至軫也禮緯稽命徵云禮天子旗九刃曳地諸侯七
刃齊軫大夫五刃齊較士三刃齊首周禮節服氏裘

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鄭玄云王旌十一旒兩兩以纁
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杜以楚雖僭號稱
王未必即如天子不應建太常旌曳地故以諸侯解
之言王旌游至於軫謂楚王旌也蓋建交龍之旗而
游至軫耳然諸侯之旌短於王旌二力大夫之旌亦
短於諸侯之旌一力案周禮軫去地四尺較去軫並
五尺五寸而禮緯云諸侯齊軫大夫齊較於事為疑不可知也
芋尹無宇斷之曰一
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
之註章華南郡華容縣○芋于付註芋尹○正義曰
七年陳有芋尹蓋皆無宇之闖入焉註有罪亡入章
華宮
無宇執之有司弗與註王有司也
曰執人於王
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註執無宇也
王將飲酒註

萬曆二十年刊

遇其歡也

無宇辭曰天子經略

經營天下略有四

海故曰經略

諸侯正封

封疆有定分疆居良反

反

疏天子至正封正義曰莊二十一年註云略界

也則此略亦為界也經營天下以四海為界

內皆為已有故言略有四海謂有四海之內也天子

子非已自營故言正封謂不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

侵入不與人正之使有定分

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故詩曰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也○普本或作溥音同毛傳疏詩曰至王臣○正義

云大也濱音賓淮五佳反疏曰北山大夫刺幽王

也役使不均云溥天下云鄭箋云此言王之土

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率

之濱者地之形勢水多於土

天有十日

甲至亥

人有十等

王至臺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

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

養年曰牧

○共音恭王臣至臣臺○正義曰文十

臣以事竟也此云王臣公者謂上以下為臣文同而

意異也公者五等諸侯之摠名環齊要略云自營為

公人公為公言正無私也太夫者夫之言扶也大能

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服虔云阜造也

造成事也輿衆也佐阜舉衆事也隸隸屬於吏也僚

勞也共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

此皆以意言之循名求義不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

萬曆二十年刊

卷之三

五

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

註 荒大也閱蒐也蒐有亡人當大蒐其衆○女音汝焉

悅蒐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

區之法註 僕區刑書名○僕區鳥侯及徐如字服

之法註 區是刑書名也名曰僕區未知其義服虔曰僕

隱也區匿也為註 曰盜所隱器註 隱盜所得器與盜同

罪所以封汝也註 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疏

善至汝水○正義曰文王之法所以得天下言行善

法所以得為天子也僕區之法所以封汝言去盜也

所以大啓封疆也哀十七年傳曰彭仲爽申胥也

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是也

臺也註 言皆將逃

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

臺也註 言皆將逃

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註 萃集也天

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數色具反又色

在辭反藪疏 昔武至淵藪○正義曰此在尚書武成

素口反疏 篇也武王既克殷歸至于豐乃陳伐紂

之事告於諸侯言將伐之時以商之罪告于皇天后

土所過名山太川曰今商王受無道暴於天物害虐

者以紂為主集而歸之如魚入深淵獸奔藪澤也故

夫致死焉註 人欲致死討紂○夫音扶 君王始求諸

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

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

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為葬靈王張本遂

赦之赦無字○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宮室始成祭之為落臺今在華容城內疏宮室

正義曰雜記云成廟則饗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

饗饗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玄云言寢寢生人所居

不饗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饗之爾檀弓曰

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然則不饗似無祭

而杜吉言宮室始成祭之為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

堯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卜當祭中雷之神以安

之太宰蕩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

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

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

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十一年衡父公衡○好呼報反

入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輯音集又七

語以告宗廟隕于敏反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

日月以異異魯朝○共疏日我至北望○正義曰

盟于蜀事在成二十一年共王之初共王即望魯朝故言

往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也董遇註無日字諡法

既過能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郊敖及

靈王傳直專反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

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

失圖註 在哀喪故 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註 皇

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註

趾足也 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

既受既矣何蜀之敢望註 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

蜀復有質子註 ○復扶又反質 寵靈至既矣註 ○正義

威靈以及楚國以明受命于蜀之事不虛 其先君鬼

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註

問魯見伐之期註 ○使所 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

請先君之祝註 請問也 ○質音致徐之二反 公將往

夢襄公祖註 祖祭道神註 祖祭道神註 ○正義曰詩

是山行必為祖也會子問曰諸侯適天子與諸侯相

見皆云道而出是祖與道為一知祖是祭道神也周

禮大駟掌馭王路以祀及犯駟王自左馭馭下祀登

受轡化駟遂驅之鄭玄云行山曰駟犯之者封土為

山象以善駕駟柏為神主既祭以車櫟之而去喻無

險難也又聘禮記云出祖釋駟祭酒脯乃飲酒于其

側鄭玄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

於駟為行始也詩傳曰駟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

秋傳曰駟涉山川然則駟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

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駟祭酒脯

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

重轡乏而遂行是說祖駟之事也詩云取羝以駟謂

諸侯也天子則以大故太人云伏瘞亦如之鄭司梓

農云伏謂伏犬以玉車轡之是也大夫用酒脯

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

萬曆二十年刊 卷八疏

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
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
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門○道之音
力報反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
下同僖子仲孫獲○介
相息亮反獲俱及楚不能答郊勞
縛反又俱碧反為下僖子病不
能相禮張本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
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凶惡
○惡之如字或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
魯地魯地註
○魯地註魯地註

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夫在魯小也周四月令

二月故曰在降婁○降戶江義曰周禮保章氏以

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是在地封域
必當天星之分但古書亡失鄭註保章氏引堪輿云
寅析木燕也卯大火宋也辰壽星鄭也巳鶉尾楚也
午鶉火周也未鶉首秦也申實沈晉也酉大梁趙也
戌降婁魯也亥娵訾衛也子玄枵齊也丑星紀吳越
也泰漢以來地分天次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娵訾之
次一名豕韋故云衛地豕韋也三統歷娵訾初日在
危十六度立春節在營室十四度雨水終於奎四
度也降婁初日在奎五度驚蟄節在婁四度春分中
終於胃六度也此時周四月令二月故曰在降婁但
問有前却不知日在何度而食也言於是有災魯實
受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
其大咎其衛君乎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卷四

魯將上卿

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各其

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

感日食

而問詩疏詩所至不臧○正義曰十月之交大夫刺

孔之醜註云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

侵辛故甚惡也又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

于何不臧詩作此此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

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

對曰至之災○正義曰士文伯緣公之問設勸戒

責於日月之災以日食之災由君行之所致也昏義

云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是

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

脩陰教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此傳彼記皆是勸

戒辭耳日月之會自有常數每於百七十三日有

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雖十歲之日食

豫筭而盡知寧復由教不脩而政不善也此時周室

微弱王政不行非復能動天也設有天變當與天下

為災何獨衛君魯卿當其咎也若日食在其分次其

咎則當有咎則每於日食必有君死豈日食之歲常

有君死乎足明士文伯言衛君魯卿之死不由日

食而由矣人君者位貴居尊志移心溢或淫恣情慾

亂天下聖人假之神靈作為鑒戒夫以昭昭太明

照臨天下忽爾纖亡俚畫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

故鳴之以鼓柝射之以弓矢庶人奔走以相從嗇夫

馳騁以告衆降物辟寢以哀之祝幣史辭以禮之立

教之以備德之法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天道深遠有

時而驗或亦人之禍屢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

常假為勸戒知達之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生民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

卷

不信期於大通而已世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二而已

之學者宜知其趣焉一曰擇人二曰因民因民所利而利之

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晉人來治杞田前

汝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

扶又反下疏前汝至杞田○正義曰下云君之在

復伐同楚於晉罪也知晉人以此故復來治杞

田也宋之盟云晉楚之從交相見今復恨若於時不

免楚意為此盟耳私心不欲諸侯向楚又無辭可以

禁之故內懷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

謝息為孟孫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為于偽反

同守手又反○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

下守臣同

禮也○挈餅汲者喻小知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

○挈若結反餅蒲丁反之知音夫子從君而守臣喪

邑○智註小知同汲音急借子夜反雖吾子亦有

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猜七季孫曰君之

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之至楚又不聽晉魯罪

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

杞○候晉間隙可復伐杞取之○間如吾與子挑○

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虛起成反誰敢有之是得

二成也魯無憂而子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

之萊柞萊柞二山○萊音來柞子乃遷于桃洛反又音昨

晉人為杞取成不書非公命○楚子享公

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鬣也欲先奪

魯侯○鬣力輒反相息亮疏使長鬣者相○正義曰

鬣者相反鬣音須夸苦華反好以大屈實好之賜太屈弓名○好呼報

禮也居勿反太屈弓名服同又云太曲既而悔之正義曰賈遠云

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

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見賢遍反語魚據反慎守

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適丁歷反傳直專反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

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晉所

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

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

祝其縣西南○瘞救留反黃熊音雄獸名亦作能如

字一音奴來反三足鼈也解者云獸

萬曆二十年刊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為神何妨是獸。案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入為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膳。斯豈能化為二物乎。殛紀力反誅也。本又作極音義同。絲古疏。今夢至寢門。正義曰諸本皆作熊。本反下註同。疏。字賈達云熊獸也。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釋獸云熊如熊黃白文孫炎曰書云如熊如熊則熊似熊似豕之獸。即今之所謂熊是也。釋獸又云熊虎醜其子狗李巡曰熊虎之類其子名狗則熊獸似虎非熊也。又釋魚云鼈三足能禦光曰鼈皆四足。今三足故記之。彼是鼈之異狀。張衡東京賦云能鼈三趾梁王云鼈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但以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若是能鼈何以得入寢門。先儒既以為獸今亦以為熊獸是也。汲冢書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疾使問于產言闚屏牆必是獸也。張叔皮論云實爵下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鼈化為熊父血為鱗積及生蛇傳云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晝言

春林

諸而暮終。羸正沈壁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為龜兮。鮫極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為能者。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傳玄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案詩無羊與正月及襄十年衛下禦寇之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絲皆以雄韻。陵劭言是也。

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註。絲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夏戶雅反。疏。

註。絲禹至見祀。正義曰祭法云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絲言郊祭天而以絲配。是夏家郊祭之也。殷周二代自以其祖配天。雖復不以絲配。郊祭有治水之功。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通夏世為三代祀之也。祭法又曰夫聖人之制祀也。能禦太苗則祀之。能捍太患則祀之。絲郭鴻水而殛死。禹能脩絲之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是言絲有大功而歷代祀之也。祭法又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善祖。頌項而宗。堯夏后氏

萬曆二十年刊

亦禘黃帝而郊，繇祖頌頊而宗，禹殷人禘，而郊其祖契而宗湯，周人祀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家語子羔問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虞夏祖宗異代者，孔子曰：殷周祖宗其廟可以無毀，則其他所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異代，亦可以無疑矣。周人愛召公，猶敬其樹，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無尊奉其廟哉？

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

正義曰：祭法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然則繇非晉地之神，晉人祭之，不合祭之也。但周室既衰，晉為盟主，得佐助天子祭祀羣神，故不祀繇而繇為祟也。晉語說此事云：昔者繇遠，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全周室少，早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晉侯疾間，是言晉當繼周得佐天子祀羣神也。僖三十年傳云：相之不享，

於此又矣，非其衛之罪也。祀鄗何事，然則祀是夏後自當祀，柯衛不祀，相而晉祀，繇者相無功，唯子孫當祀。繇則列在祀典，天子祀之，故晉繼周祀繇也。正義曰：言祀夏家所郊者，故註云祀繇。

晉侯有間，間，差也。○差初，賜

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正義曰：服虔云：鼎，三足則圓，四足則方。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

足則方。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為于偽反。曰：日君

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

不獲父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

子產，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夫音扶，任音壬，下同。宣子辭子產

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
以微薄贖貴重○析星歷反荷本亦作何施將懼不
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
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恐後代
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若屬音燭疆
而豐氏
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
敢以為請傳言子產貞而不諒
不諒論語文也貞正也諒信也段受晉邑卒而歸
之正也知宣子欲之而言畏懼後禍是不信也
宣子愛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

之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樂太心

樂太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太心也○鄭人相

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二十

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

年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申也○介曰壬子余將殺

帶也駟帶助子皙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二十日明

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

正月二十八日疏公孫段豐氏黨○正義曰劉炫
以規杜氏今知非者段為豐氏傳有明文杜既註傳
無容不委蓋後人傳寫之誤劉君雖規未必是杜也

失
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

此年

月 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

及良止以撫之乃止

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

○洩息 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

何為復 洩 復扶 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

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

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 ○說如字下及

註同徐始銳

疏 子產至圖說正義曰言立公孫洩者所以解說

民心也伯有作亂而死不應立其後祀今立良止

民必怪之為伯有之身無義立後而圖謀自解說於

民也解說者以子孔良霄俱被誅殺今并立二人言

若國家自以太義存誅絕之後不從政有所反之以

為妖鬼立良止也以此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

取媚也 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

於民 治直 從政至媚也 正義曰反之謂反正

所反於正道以取民愛也反正道者子孔誅絕於道

理不合立公孫洩今既立良止恐民以鬼神為惑故

與帶之卒自當命盡而終耳未必良霄所能殺也但

良霄為厲因此恐民民心不安義須止過故立祀止

厲所以安下民也何休膏肓難此言孔子不語怪力

亂神以鬼神為政必惑衆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令

萬曆二十一年刊

春秋左傳句解

卷之

子產雖立良止以誌繼絕此以鬼賞罰要不免於惑
象豈當述之以示季末鄭玄答之曰伯有惡人也其
鬼為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
傳不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尚德者附
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
者由是也為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
民多厲疾五行傳有禦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
太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再其害也子
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範之事也子
所不語怪力亂神謂虛陳靈象於今無驗也伯有為
厲鬼著明若此而何不語乎子產固為眾愚將惑故
年立公孫洩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孔子曰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媚不信說而後信之說
之乎產達於此也

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

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

音悅

化曰魄

魄形也。魄普。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

也。疏。人生至曰魂。正義曰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
為氣形氣合而為用知力以此而疆故得成為人形
此將論淫厲故遠本其初人之生也始變化為形
之靈者名之曰魄也。魄既生魄內自有陽氣氣之
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形
氣既殊魂魄亦異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魂也
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自心識手足運動啼呼
為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
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魄在於前而魂在於後故
云既生魄陽曰魂魂雖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魂
識多孝經說曰魄白也魂芸也白明也芸芸動也
形有體質取明白為名氣唯虛吸取芸動為義鄭玄
祭義註云氣謂虛吸出入者也耳自之聰明為魄是
言魄附形而魂附氣也人之生也魄盛魂強及其死
也形消氣滅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以

魂本附氣氣必土浮故言魂氣歸于天魄本歸形
既入土故言形魄歸于地聖主緣生事死制其祭祀
存亡既異別為作名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
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全鬼與
神之著也是故魂魄之名為鬼神也檀弓記延陵季子
之哭其子曰云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測
也爾雅釋文云鬼之為言歸也易係辭曰陰陽不測
之謂神以骨肉必歸于土故以歸言之神氣無所不測
通故以不測名之其實鬼神之本則魂魄是也劉炫
云人之受生形必有氣氣形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
始化曰魄陽曰魂是則先形而後氣先魂而後魄
魄之生有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尋形以知氣
故先魄而後魂其實並生無先後也○註陽神氣也
○正義曰以形有質故為陰魄無形故為陽魂以用
化表形故以陽見氣氣為陽知形為陰互相見也
物精多則魂魄強○註物權勢○疏曰魂既附氣氣又附

形形疆則氣疆形弱則氣弱魂以氣疆魄以形疆若
其居高官而任權勢奉養厚則魂氣疆故用物精而
多則魂魄強也○註物權勢○正義曰物非權勢之
名而以物為權勢者言有權勢則物備物謂奉養之
物衣食所資
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註爽明也○疏是以
至神明○正義曰此言從微而至著蓋精亦神也爽
亦明也精是神之未著爽是明之未昭言權勢重用
物多養此精爽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馬依於
人以為淫厲○註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
其文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
傲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註腆厚也○胄直
政三世矣子良公孫去疾生子耳公孫鞅○從政三
軛生伯有良霄三世為鄭卿腆他典反○世也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句解

義曰子良子耳良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蕞在

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

族又大所馮厚矣良膏魂魄所馮者貴重柄彼

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子

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困以酒疏相尚

○正義曰相尚以奢食無度也相困以酒飲無度也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

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

奔公孫鉏代之為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鉏什居

反齊師還自燕之月在此年二月罕朔殺罕魍反頡戶結

魍于皮弟○魍徒罕朔殺罕魍○正義曰公孫鉏

謂之子罕之孫禮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

問朔可使在何位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

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

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

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

矣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

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為子產故使

降一等不以罪降為子于偽反疏使從嬖大夫

註同嬖必計反正義曰子產數

游楚云子昔上大夫女嬖大夫不尊貴也則晉之嬖大夫亦非是下大夫子產云朔亞大夫也今晉侯使朔為下大夫故杜云為子產○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睦和也晉不禮焉

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庇必利

反又故諸侯貳詩曰鷓鴣在原兄弟急難詩小雅音祕鷓鴣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鷓本又作即精亦反鷓本又作令力了反

難如字又乃且反註同搖音遙又以照反詩曰至急難○正義曰小雅棠棣之篇也以鷓鴣之在原喻兄弟之急難也鷓鴣水鳥也今而在原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也喻人當居平安之世今有兄弟在急難相救之情亦不能自舍也

但鳥有飛行可言人之不能自舍無狀可言耳又曰鷓鴣鷓鴣渠○正義曰釋鳥文郭璞曰雀屬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戚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弔恤况遠

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

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說音悅還音環

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也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

襄公命如今之哀策。○恪若各反。○義曰陟登至哀策。○正文也。周禮所云上帝皆是天也。如今之哀策者漢魏以來賢臣既卒或贈以本官印綬近世或更贈以高官褒德敘哀載之於策將葬賜其家以生齒柩如今之哀策謂此也。○余敢忘高圍亞圍。○圍周之先也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圍

反。○圍至命者。○正義曰案周本紀高圍是公也。劉玄孫之孫高圍生亞圍。亞圍犬王宣父之祖也。並為殷之諸侯。今王追命襄公而云不忘二圍知其亦是受殷王追命。此杜以意言耳。二圍之受追命無文。○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答郊勞以此為已病。○病不能相禮本或作病不能禮。相息亮及註相儀同。勞力乃講學之。○講習也。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報反。

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

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年三十

五。○正義曰當言三十。○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

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

魯。○孔子六代祖。○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宋佞

公。○孔子六代祖。○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宋佞

公。○孔子六代祖。○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宋佞

公。○孔子六代祖。○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宋佞

公。○孔子六代祖。○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宋佞

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適丁及正考父考父何

之曾孫歷反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

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俯共於偃偃共於

僂僂力主反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

侮偃紆羽反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之侮亡饋於是鬻於

是以餽余口於是鼎中為饋鬻饋鬻餽屬言至儉

○饋之然反爾雅餽饋也鬻之饋於至余口○正

六及孫炎云淖糜也餽音胡義曰釋言云餽饋

也郭璞云糜也又云鬻糜也孫炎曰淖糜也饋則餽

饋鬻糜相類之物稠者曰糜淖者曰鬻餽饋是其別

名將糜向口故曰以餽余口猶余其共也如是臧孫

人以粥向鬻黏使相著謂之餽鼠餽鼠

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

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太位謂正

考父當世謂不得在位為國君也上文具言考父

之德知此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得在世當太位者

止謂正考父也既是聖人之後而又有明德身無貴

位必慶隆子孫故言其後必有達人謂知能通達之

人於夫子身為大夫乃稱夫子此時仲尼未仕不得

稱焉夫子以未仕之時為仕後之語是立明今其將

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

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

子○屬音燭說音悅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安

註南宮敬叔○正義曰說南宮氏也敬諡也叔字也又字容也字括也名說一名紹故孟懿子

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

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單獻公棄親用羈註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

之孫羈寄客也○單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

而立成公註襄公頃公之父成公獻公弟○頃音傾○十

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註伯瑕士文伯

問日食從矣可常乎註衛侯武子皆卒故對曰不可

六物不同註各異時民心不壹註政教殊事序不類

註有變易官職不則註治官居職非一法同始異終

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註詩小雅

言不同○憔悴在遙反詩註詩曰至事國○正義曰小

使不均也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或燕燕居

息燕燕安息貌或盡瘁事國盡力勞病以從國事此

作憔悴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

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

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註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

之辰○語魚疏歲時日月星辰○正義曰釋天云載

據反疏歲也夏日歲周曰年李巡曰一歲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

三

莫不覆載也。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歲星一也。年取年穀，一熟是言歲節年也。時謂四時，春、夏、秋、冬也。日謂十日，從甲至癸也。月從正月，至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所會，十歲十二會，從子至亥也。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十辰，始布故為十二歲。辰而莫同。正義曰：東南隅有辰星也。太火謂之辰也。又有日月之會辰也。又北方辰時也。言日月聚會有時也。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故以配日。正義曰：言辰無常所分。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孟縶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嬖音周。又直周反。徐救周反。始烏答反。縶張

立反。孟縶。註：夢時至木生。正義曰：知者傳曰：嬖始之承反。疏：生孟縶，即云成子夢若已生。訖當云：嬖始生孟縶及元。然云：孔成子夢，且說夢已。余使羈之孫下乃云：晉韓宣子聘，歲生元明未生也。羈，孟縶之孫。圍與史苟相之。註：羈，孟縶之孫。同朝。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孟縶之會。孫圍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註：協，合也。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註：在二年。嬖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註：跛也。跛，波疏之。不良。正義曰：當斷不良為句。弱行，向下讀之。知者案二十年杜註云：縶足不良，故以官邑還，約是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祀。命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句解

卷四

著辭 遇屯三三 震下坎上屯 倫反 又曰余尚立

繫尚克嘉之 嘉善也 遇屯三三之比三三 坤下

坎上比屯初九爻變 比毗志 疏之以上屯無變者皆

遇少爻 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 周易曰

屯元亨 亨許庚反 成子曰非長之謂乎 言屯之

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 長丁丈 對曰康叔名之可

謂長矣 善之長也 名如字 孟非人也將不列於

宗不可謂長 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為宗主 且其絲

曰利建侯 絲卦辭 絲直 嗣吉何建建非嗣也

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
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 吉何建本 二卦皆云
謂再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 疏 二卦皆云 正義曰
謂後上繫 于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
之卦也 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 外傳云太誓曰朕夢協朕

上襲於休祥伐商必克此武王辭 疏 外傳云 正義曰 外傳云 者

國語引太誓也古文尚書太誓具有此文此傳弱足
之意取太誓也杜不見古文故引外傳解之 侯主社稷臨祭祀

者居 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

乎註

五賊利居元吉利建

○焉於

故孔成子立靈公

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註

靈公元也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註

以首惡從殺

例故稱弟又稱世子○招常

疏

以首至世子○正義曰招與公子過共

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及楚殺徵師留奔鄭招乃歸
罪於過而使陳人殺之及楚師來討又推過為首得
免重責不死而放之於越是以招為從罪也若其從
招之詐如楚之意則宜畫過殺偃師由是仲尼知其
實狀以招為首傳言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
師罪在招也是仲尼新意以招為惡首也從殺例者
從兩下相殺之例也釋例曰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
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
若死者有罪則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是也然則世子雖是副主猶是人臣從此人臣相殺

之例故稱弟以見殺者之罪也又稱世子以見世子
亦人臣也鄭段去弟陳招不去弟者釋例云陳招殺
兄之子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
從兩下相殺也是言招罪輕於害兄故存弟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註

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

乃歷註襄二至于宋○正義曰溺以襄五年即位
反爾來陳常從楚唯有襄二十七年大夫與魯
同盟于宋劉炫云往年衛侯惡卒杜云元年大夫盟
于號此不數號以杜為上下自相反今知不然者以
盟于宋經有明文故指之號盟文不見經故不數也
其衛侯惡更無盟處唯有號盟故數之劉不尋杜意
而規其過非也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註

稱行人明非行人罪○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統編

卷

古丹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

秋蒐于紅

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

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蒐所求反紅戶東
闕也○正義曰傳稱革車千乘是大蒐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大蒐于貝問定十三年十四年大蒐于比蒲皆云大蒐此不云大知經闕文也釋例云紅之蒐傳言革車千乘所以示大蒐也而經不書大諸事同而文異傳不曲言經義者直是時史之闕略仲尼略而從之春秋不可錯綜經文此之類也劉賈穎云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十一年蒐于比蒲經書大蒐復云書大者言木衆盡在二家隨文造意以非例為例不復知其自違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

大雩

無傳不旱而秋雩過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不稱將帥不以告壬午月十日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無傳復稱公

殺陳孔奐

無傳招之黨楚殺之

○與呼疏 招之黨楚殺之○正義曰孔奐之為招亂反 黨傳無其文正以殺稱名氏是有罪之文知其是招黨也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無罪不稱名知稱名為有罪矣若使孔奐無罪仲尼必當變文但此非常例先無定制不知其將何所稱也執招殺奐皆是楚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統四

上楚師滅陳之下是楚可知不復每文書楚以註
文隔故言楚殺以明之不言殺陳大夫者彼他國之
臣例不書爵宜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其類也
此執招殺奭皆滅陳乃為之故依次而書書在滅陳

葬陳哀公

至故書正義曰賈服以葬哀公之文在殺孔與之
下以為楚葬哀公故杜辯之袁克葬之案傳克欲殺
馬毀王楚人將欲殺克不得為楚葬之若是楚葬
也且諸言葬某公者皆是魯往會葬之文大夫不得
書名其為所為之事而巳故云魯往會葬也案傳
袁克葬之乃是私竊葬之而魯得會葬者諸侯之卒告
卒不生口葬但葬有常期知卒即往會之未必得以禮
從赴也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

魏榆晉地○魏榆服云
里疏魏榆晉地○正義曰服虔云魏邑榆州里名
名疏襄二十二年叔孫豹次于雍榆雍榆地名知魏
榆亦地名也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
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馮皮冰不然民
聽濫也濫失也○濫力暫民聽濫○正義曰或
妄稱有抑臣又聞之抑疑辭曰作事不時怨讟動
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
彫傷也○讟徒木反侈昌氏反又尺氏反怨讟立作莫保其性
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流日誌

方築虎祁之宮註

虎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水

○虎音斯本又作席同祁巨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

之反又音臣之反汾扶云及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

哉註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

身怨咎遠其身也○遠于萬反註同小人之言僭

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

躬是瘁註詩小雅也一以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

退者其言非不從古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

之○僭子念反註同不信也出如流如字又尺遂反瘁在醉反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註如流謂非正

言而順敘以聽言見答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

取安逸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比巧言

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

古可反毛詩傳云可也俾必耳疏詩曰至謂乎○正

反本又作卑休許蚘反美也義曰小雅南無正

之篇也可哀愍哉彼不能言之人其所言者非不從

舌是出但其言僭而無徵惟於已身是病以不能言

而自病其身是可嘉美矣彼能言者巧為言

語如冰之轉流然其言信而有徵自使其身處休美

之他以言能而自處其美地故可嘉也此能言處休

者其是子野之謂乎○註奇嘉至小異○正義曰詩

毛傳云奇可也奇無正訓以其字從加從可故答以

意訓耳此詩上文云聽言則答諧言則退然後文此

哀哉故杜以哀哉不能言覆上諧言見退而此

見信被黜退者也奇矣能言覆上聽言則答諧言可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流傳

卷九

聽用見應答者也以其言可嘉善信而有徵故自取
安逸處休美也師曠因公之問其言流轉歸于諫
其言實巧故以此巧言如流也據今毛鄭解詩哀哉
不能言者賢人不能言也不能言以其正道曲從君心
故身見困病寄矣能言乃指時世所謂能言者巧言
從俗如轉流矣阿諛順旨不依正法得使身居休美
與此所引意異故言當叔向時詩義如此與今說詩
者小異隱元年註云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
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
皆放此然則引詩斷章取義得異於本而云叔向時
詩義如此者但叔向此言在孔子刪詩之前與刪詩
之後其義或異故云叔向時詩義如此隱元年論詩
者君子之言即丘明也其言則刪詩之後乃與
詩說不同故云引詩斷章此杜大略而言其實未條
之前有引詩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
亦有斷章者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
之矣謂十年晉侯彪卒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

悼太子偃師元妃嫡夫人也二妃生公子留下妃

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

哀公有廢疾廢用肺反三月甲申

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

月辛亥哀公縊憂患自殺經書辛丑從葬○縊一

一睡經書辛丑從葬○正義曰經云辛丑傳言

反辛亥經傳異者多是傳實經虛故言從赴長

歷四月戊戌朔四日辛丑十四日辛干徵師赴于楚

亥一月之內有此二日故不云日誤干徵師

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楚人執而殺之殺于徵師

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

招也楚子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疑為招赴楚道同罪故重發之○為于偽反下為子良立宰為之立宰同

重直 疑為至發之○正義曰襄十一年楚人執

用及 鄭行人良霄傳稱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此復

發傳故言重發之也釋例曰行人有大夫而發傳有三

者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因于徵師以示其非罪因

魯叔孫婁以同外內大夫則 ○叔弓如晉賀虎祁也

餘三人皆隨例而為義也 賀宮成

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

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

家欺也○相息亮反下而相吾室同

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

將天下實賀

言諸侯畏晉非獨鄭也○若何弔也本或作若何弔也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琊陽都縣有牟鄉

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眾

之大數也○乘繩證反註同數色 ○七月甲戌齊子

主反竟音境見賢遍反 尾卒子旗欲治其室

子旗樂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 八月庚戌逐子

成子工子車

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頃音

並同鑄之樹反捷在接反皆來奔註不書其帥而立子良氏之宰

註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為子良立宰其臣曰

孺子長矣註孺子謂子良○孺而樹反本亦而相吾

室欲兼我也註兼并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

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

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

註開子旗至○數色主註將往至陳氏○正義曰將

不復敢向子良之家遂如陳氏服虔云將往註游服而

者欲往到陳氏問助子良政我意謬甚也註游服而

逆之註去戎備著常游戲之服○去起呂反註請命註

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

聞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註無字桓子名○盍胡臚

才用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

吾又寵秩之註謂為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

註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註周書康

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

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

註頃公靈公樂氏所事之君○稽音啓註周書至

義曰周公戒康叔當施惠於不肯施惠者勸勉其不

能勉力者今子良不能勉力為善欲令桓子勸勉之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句解

卷二

故引此書也茂勉也釋詁文○頃望子吾猶有望望子

○正義曰論法祇動進懼曰頃和藥高二家陳公子招

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九

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太子偃

師之子惠公戴惡宋大夫冬十一月

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疏壬

午至月誤○正義曰杜以長歷校之十月乙丑朔十

八日得壬午也十一月無壬午經書十月歷與經合

知傳言十一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與衆也袁

月者誤也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哀公疏與衆至哀

就衆嬖之內特舉袁克之名知克是嬖人之貴者也

萃無殺馬毀玉之法知欲以非禮厚葬哀公也服虔

云一曰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

不欲使楚得之事亦有似知不然者楚既滅陳則爲

已有克不能私藏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置馬主

玉欲殘毀之故不從寘之私於幄加經於頽

而逃幄幄也逃不欲爲楚臣私於幄加經於頽

戌爲陳公戌楚大夫滅陳爲縣使戌爲縣公音川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句解

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及

侍飲酒於王與靈王爭皇頽○麋九倫反註同詔勅檢反頽戶結反

侍飲酒於王與靈王爭皇頽○麋九倫反註同詔勅檢反頽戶結反

此謂為王○女音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

以息楚國息寧靜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

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顛頊之族也陳祖舜

舜出顛頊顛音專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

顛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春反疏

對曰至息楚正義曰致死禮者欲為郊敖致死殺

靈主也穿封戌既臣事靈主而為此悖言追恨不殺

君者以明在君為君之義見已忠直若如今日有人

欲謀靈王已必致死殺之此對是諂非悖也顛頊

項至水滅正義曰顛頊崩年歲星在鶉火之次於

時猶有書傳言之故史趙得而知也歲星天之貴神

所在必昌鶉火得歲而火益盛火盛而水滅顛頊水

德故以此年終也陳是顛頊之族故知滅將如之亦

當歲在鶉火陳乃滅也史趙別有以知假此今在析

而為言耳不可一準此言以驗國之興滅

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

之津由用也析星歷反復疏箕斗至用也正

扶又反一音服義曰析木之津於十

二次為位在寅也釋天云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

也孫炎曰析別水木以箕斗之間是天漢之津也劉

炫謂是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

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為隔隔

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之津也不言析木

而言析木者此次自南而盡北故依此次而名析木

也襄三十年傳稱歲星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

也歲星歲行一次降娵訾此九年故此年歲在析木

之津也由用釋詁文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

言將復用是而更興

物莫能兩盛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疏

幕舜之先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流四百

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間無違天命廢絕者○幕音

古瞽素疏○幕舜至絕者○正義曰魯語云幕能師

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於歲之太蒸而祭焉謂之

報言虞舜祭幕明幕是舜先不知去舜遠近也帝系

云顓頊生窮燁窮燁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蟠

牛蟠牛生瞽瞍亦不知幕於蟠牛以前是誰名字之

異也從幕至瞽瞍無違天命廢絕言其不絕世繼嗣

相傳以至舜也觀傳此文瞽瞍以前似有國土而尚

書序云虞舜側微孔安國云為庶人故微賤經云有

解在下曰虞舜明是下賤矣蓋至瞽瞍始失國耳此

久遠之事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遂○遂舜後蓋啟

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重直

伯戲則遂在直柄之後故云蓋啟與存舜之後而封

遂舜至於遂○正義曰三年傳云箕伯直柄虞遂

伯戲則遂在直柄之後故云蓋啟與存舜之後而封

遂舜至於遂○正義曰三年傳云箕伯直柄虞遂

伯戲則遂在直柄之後故云蓋啟與存舜之後而封

遂舜至於遂○正義曰三年傳云箕伯直柄虞遂

伯戲則遂在直柄之後故云蓋啟與存舜之後而封

遂舜至於遂○正義曰三年傳云箕伯直柄虞遂

伯戲則遂在直柄之後故云蓋啟與存舜之後而封

遂舜至於遂○正義曰三年傳云箕伯直柄虞遂

伯戲則遂在直柄之後故云蓋啟與存舜之後而封

遂舜至於遂○正義曰三年傳云箕伯直柄虞遂

伯戲則遂在直柄之後故云蓋啟與存舜之後而封

遂舜至於遂○正義曰三年傳云箕伯直柄虞遂

伯戲則遂在直柄之後故云蓋啟與存舜之後而封

遂舜至於遂○正義曰三年傳云箕伯直柄虞遂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句解

正義曰陳氏世世益賢而位漸高有恩德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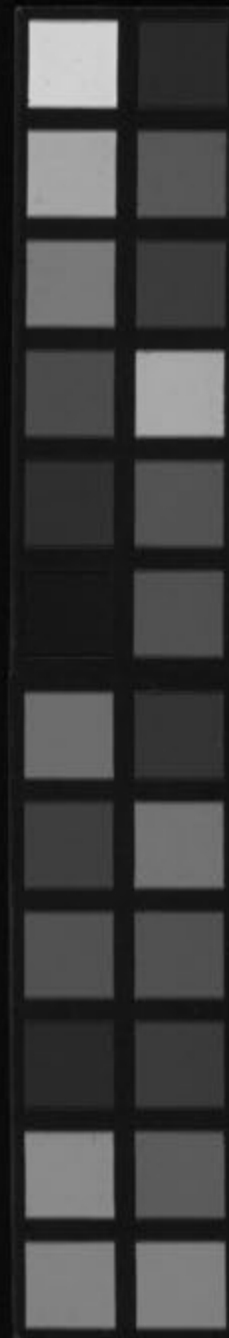
得民意其有國之徵兆既存在矣言可知也

矣○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見賢

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

矣○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見賢

矣○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見賢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